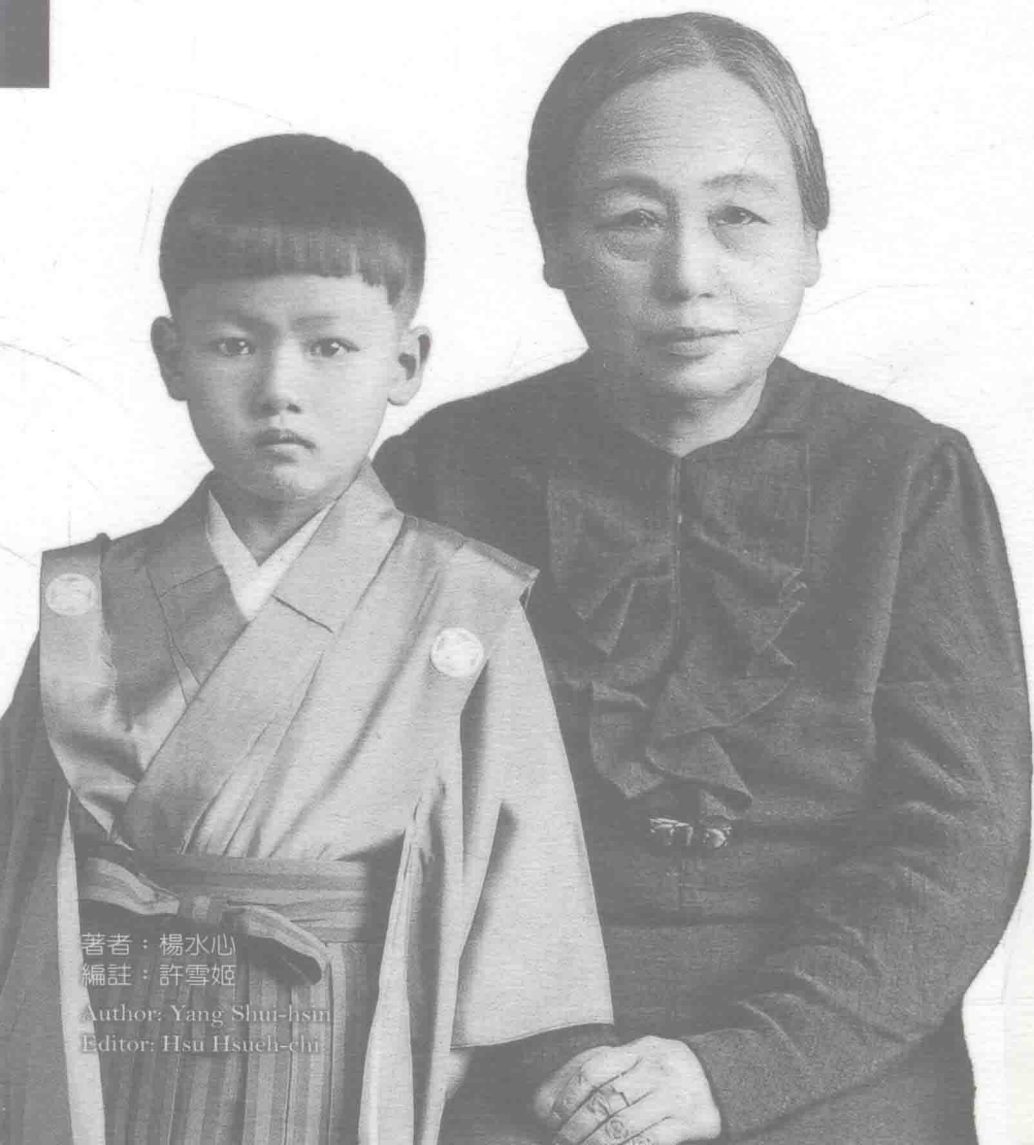


楊水心女士 日記(二)一九三〇年

The Diary of Yang Shui-hsin, vol. 2, 1930



著者：楊水心

編註：許雪姬

Author: Yang Shui-hsin

Editor: Hsu Hsueh-chi

楊水心女士日記(二)



The Diary of Yang Shui-hsin, Vol. 2, 1930

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〇年

著者：楊水心

編註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鍾淑敏、陳翠蓮、楊麗祝、張季琳、何鳳嬌、李力庸、林蘭芳、李毓嵐、王昭文、

陳世榮、林丁國、鄭麗榕、黃子寧、劉世溫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二二八號 電話：(〇二)二六五二五三五〇

劃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七一六號八樓 電話：(〇二)八二二七八七六六

定價：精裝五〇〇元、平裝四〇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八月

精裝 ISBN：978-986-04-1925-2 統一編號：1010301419 平裝 ISBN：978-986-04-1926-9 統一編號：1010301420

序言

楊水心女士生於一八八二年，十七歲以前在清朝統治下，以後五十年的歲月受日本統治，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在中華民國統治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走完她的一生。她出身於彰化士紳之家，受過私塾教育，會書寫，這在當時的女性當中是少見的。她因丈夫林獻堂先生的同志、基督徒蔡培火先生提倡教會羅馬字（又稱白話字），鼓吹臺灣文化協會會報採用白話字，使較容易學的白話字能替代較難的中文，成為民間學習新知的媒介，她在一九二〇年代學會了這套能「我手寫我口」的書寫系統。她常有到日本旅遊的機會，日常生活中也有用到日語的時候，於是她學了日語，雖然不精，但可以簡單的書寫和會話，也因此她的日記的文字顯出駁雜性，因此除具有當代的特色外，也是一個走過三個時代的婦女給臺灣社會留下最珍貴的遺產。

楊水心女士長年寫日記，但目前僅存不連續的四年（一九二八、一九三〇、一九三四、一九四二），雖然如此，卻是研究日治時期上層社會婦女生活史最好、最具體的資料。去年剛出版完《灌園先生日記》（廿七冊），兩夫妻都寫日記，十分少見；兩人的日記可互相參照，對了解林獻堂一家、一族、姻親有莫大的幫助。

去年(二〇一三)十二月十三日，我參加臺史所舉辦的「灌園先生日記出版完成座談會及發表會」，得悉該所進一步要出版《楊水心女士日記》，以嘉惠學界。在臺灣因為種種因素，有的人不敢寫日記，有的寫了日記卻必須銷毀、不敢保存，有的遇到天災，無法保存。這對夫妻的日記能保留下來，寧非天意！她的日記中充滿對家人關愛之忱、學習新知之喜、佐助丈夫事業之勞，善待親串、撫卹孤貧之慈，不僅活出自己亮麗的人生，也成為丈夫不可缺的左右手。這樣一本少有的女性日記的出版值得期待，而臺史所的成員也如解讀、註解《灌園先生日記》般的對待，其成果應獲重視。在此我也要謝謝楊水心女士的長孫林博正先生無私地提供先人的日記，供學界參考。謹為之序。

李達哲

《楊水心女士日記》序

我六歲時，母親過世，當時父親猶龍並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祖母看到我一個人孤零零的，沒有適當的人照顧我，就把我接過去扶養。當時，大伯攀龍結婚已多年，但是還沒有兒女，我的父親雖然是排行老二，我是他的長子。因此，我無疑的就是祖父母的長孫，祖母也因此特別疼愛我。從此以後，我就變成一般人所謂的，祖母的「阿嬤子」。

我記得我祖母的名字叫做「楊水心」，據說，她是十七歲時就嫁給當時十八歲的祖父獻堂。祖父他壯年時在地方上是極為活躍的，後來更從事民族運動，因而結識了許多社會人士。爲了互相交流，家裡常訪客滿堂。留客用餐，便成爲例行之事。祖母指揮家裡大小，應付川流不息的人群，輔助祖父並招待客人。祖母是一位賢內助，她除掉管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外，同時也幫助祖父與社會上種種不同階層的人士交往。有時，祖父疏忽了的人情世故，她都會在祖父的背後，代爲完滿補正。比如有一次，祖父要去西裝店訂製西裝，祖母就催促祖父的秘書葉榮鐘先生說：「你快跟老先生去臺中吧！」葉先生也不知爲何要他陪老先生外出。到了店裡，祖父量身完畢之後，就轉身對著葉先生說：「那，你也順便讓師傅量一下尺寸吧！」。如此，

葉先生就在無意中，獲得了一套新西裝，心中極爲感謝老夫人不著言墨的好意安排。

祖母很愛摩登，尤其特別喜愛洋裝，她經常在穿洋裝外出時，還帶上一頂帽子。洋裝配帽子，看起來的確很好看，又入時。她除了洋裝以外，也對看電影感到興趣，而且竟獨鍾西片，但經常會跟不上字幕速度。因此，每次觀看電影時，均需由陪她的人從旁爲她解釋劇情內容。爲此，也時常吵到前後左右的觀眾，頻頻遭到怨言。

和我的祖父比起來，我的祖母寫日記，並不像祖父那樣的正經八百。可能由於家事煩忙的關係，無法用更多的時間，詳細而週到的連續多年記下去。有關她的日記本，我並沒有刻意的去找尋過，而是在尋找祖父的日記本時，偶而會出現一本而已。到目前爲止，總共也只不過發現到四本。我可以肯定地說，今後也不會有再出現的可能了，誠可謂珍貴無比。

我的祖母一向都很疼我，我從六歲至二十歲，總共有十四年的歲月，和她在一起生活過。她平時對我照顧有加，在我長大到自己可以隨意外出後，還一再叮嚀我出外要小心。有次，我向她告辭，人已走遠之後，還曾被叫回去兩次，吩咐同樣的事。更甚者，有次在我已走很遠了，還差使佣人把我追回去，又交代一次同樣的話！祖母疼我，我是應該感激她；然而，過份的溺愛，有時未免會引起反感。比如，我要是感冒生病，她不但沒安慰我，反倒常責備我不聽她的勸告，擅自到外面玩耍，也不多穿衣服云云。不過，也因此反倒使我養成獨立的性格，比較有自主性。總而言之，她還是這世上最關心我，而且是最疼我的親人。

林博心

許序

楊水心女士（一八八二—一九五七），出身彰化楊家，曾受過私塾教育，十七歲于歸林獻堂，成為丈夫在各方面的好幫手，尤其在祖母羅太夫人一九一二年過世後，就是霧峰頂厝的中心人物。她的為人處事，可由子姪輩的葉榮鐘之觀察略窺一斑。葉榮鐘在為林獻堂編寫年譜時稱她秉性仁厚，敦親睦族，恤貧濟困。又總結說：「夫人雖生長於舊式家庭，然性極進取，凡求神拜佛，命相卜巫諸迷信，則毫無所惑，對於肇啓風氣，吸收新文化，尤熱心以赴，先生（林獻堂）之事業與霧峰一新會之成就，夫人實有力焉。」誠非過譽。

霧峰林家在日本時期是引領民族運動、文化活動的家族，部分家族成員有寫日記的習慣，迄今留下林獻堂廿七年日記（一九二七—一九五五年，中缺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允為跨越兩個時代最重要的個人日記，更令人驚訝的是林夫人楊水心女士也留下四年日記（一九二八、一九三〇、一九三四、一九四二年）；此外林獻堂的大堂兄林紀堂、堂嫂陳岑夫妻也留下日記，雖然年數不多（林紀堂有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陳岑有一九二四年日記）。楊水心、林紀堂、陳岑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只是沒有全數保存下來，至為可惜。楊水心、陳岑兩人的日

記，是日治時期難得的女性、士紳之妻的日記，尤其兩人未受正規新式教育，可說是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十分難得。

楊水心女士四冊日記的取得，頗有一番周折。先是我在一九九九年解讀《灌園先生日記》後，偶然發現中研院文哲所行政人員林耀椿的大作〈霧峰林家贈書整理：兼談林攀龍先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九三年九月，頁五九～六七）中得知，霧峰林家曾將林攀龍先生的藏書捐給了該所圖書館，其中包括楊水心日記一本。我看了後大喜過望，因當時我已開始解讀林獻堂日記，就請他讓我一觀。這是一九四二年的日記，紫藍色的皮，雖然不是天天記載，但價值連城。我慫恿他向文哲所說明，應將日記還給林獻堂的長孫林博正先生，沒想到文哲所馬上答應。我又私付，林博正先生手中可能有他祖母的日記，於是打電話給他，一問之下居然還保留了一九二八、一九三四年的日記，立刻請他連同文哲所的那本一起讓臺史所掃描、解讀，林先生立即同意並親自送到臺史所。二〇〇九年五月本所正式與林博正先生簽署採集同意書，同意授權本所日記的數位化與出版工作。至於一九三〇年的日記又是怎麼來的？這三本日記出現後，有一次我受邀在臺中做一場演講，演講題目是什麼我已不復記憶，但約莫是有關霧峰林家。演講後，正與聽者閒聊時，其中一位女性拿出一本影印的日記出來，向我介紹說她祖父林呆，以前曾在霧峰林家工作過，手中有這本日記，她特地影印一份請我幫她看看是否知道寫的人是誰。我一翻，不假思索的告訴她是林獻堂夫人的。那天雖然她留下電話，我準備事後建議她交還給林家，不料回臺北後遍尋電話而不可得，令我懊喪不已。幸好林呆的孫

女當天已將影印本送給我，因此一九三〇年日記的內容還是可以看見，不過我仍希望可以找到原本，以便掃描而放入臺史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中。

楊水心女士的這四本日記，一九二八年缺四十八天，一九三〇年缺二十七天，一九三四年缺一〇七天，一九四二年缺二二〇天，似乎是越來越忙錄或者有其他原因造成此現象。除了有時沒寫外，也有某些天的日記沒寫完，甚至缺筆的現象，似乎在撰寫時受到打擾，不得不中止，而她完全沒有事後追記的習慣。至於書寫的文字，有其駁雜性，她在一九二八年有一〇五天、一九三〇年則有十天用教會使用的白話字書寫，這和蔡培火提倡用白話字有關。她的漢文書寫不如其妯娌陳苓流利，但她學習日文、日語相當用心，在日記中偶而會用日文片假名書寫（名詞、形容詞），有時也有日式漢文和臺式漢文，若非對這幾種書寫方式有所了解，還很難了解其意。舉例而言，日記出現「大切」兩字，但不是解做たいせつ（重要），而是「貸切」（貸切り），出租，臺人引申用來說「出租車」。貸、大臺語同音都唸成「ㄟ」，因此「乘大切」，就是坐出租車的意思。

四年日記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二八年的這本，一是這本記載的天數最多；二是日記用白話字寫的天數也最多，三是這年林獻堂有五個月的時間在歐美旅遊，有五個多月在日本養病，但這一年林獻堂沒有留下日記，因此由楊水心日記中可以略窺丈夫不在她如何主持中饋、接待客人和革命同志，更能補林獻堂日記的不足。這四本日記中最珍貴的部分在於她以自我為中心，忠實呈現當時上層階級女性的生活史。在宗教上她不僅不迷信，也不與丈夫去參加清修或法會，

但善待信仰和她不同的基督徒；在飲食上，她喜歡美食。在島內外旅行時不斷到餐館、飯店吃好料理，她較少下廚，最拿手的是潤餅，而請客時會到霧峰街上叫福州師傅做幾碗料理來。她是當代婦女中少數擁有多彩多姿休閒生活者。在丈夫支持下，她放心出遊，一九二八年她在日本旅遊長達六十八天，在女兒陪同下逛街、看電影、欣賞跳舞、看博覽會、飲茶吃飯，還有「大血拼」。由於丈夫的聲望及背後鼓勵，並陪同出席公共場合，幫她練膽，使她學習在眾人面前演講，加入臺中婦女親睦會、一新會、愛國婦人會，豐富其社交生活。上述的生活面都可以在日記中找到其具體敘述。

女性日記的另一重要性，是可以透過與丈夫日記的相對照，而看出其互補性，楊水心一九三〇、一九三四、一九四二年的日記記載，和林獻堂日記的互補性相當高，但女性因主內性強，因此記載都以和家庭中成員的相處為重心，擔心及齡子女的婚姻大事，她個人的煩惱，這些都是研究家族史、婦女史重要的素材。

由於楊水心女士日記具稀有性，因此在二〇〇九年解讀完林獻堂日記後，即接著解讀。更由於日記解讀班最後的半個小時是讀《臺灣教會公報》的時間，解讀班中有五、六名成員長期參加，因而對使用白話字書寫的楊水心日記在解讀上沒有太大的困難。不過部分日記用河洛話表達，因此在漢字化時可能會有些許誤差，讀者不能不查。

爲了讓讀者了解去年（二〇一三）十二月十三日舉行「灌園先生日記出版完成座談會及發表會」時的兩場座談會的情況，特別請丘慧君女士整稿、劉世溫女士加註，特刊於本書書後以

饗讀者。

本日記得以出版，特別謝謝林博正先生提供日記、照片，助理劉世溫女士協助漢字化與註解工作、出版室助理劉鴻德的協助編輯與校對。

許世姬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一九三〇年初，高天成與林關關剛結婚，所留下的
林獻堂全家福（當時三子林雲龍仍在日本讀書）。
前排右起藤井愛子（林猶龍妻）、林惠美（林猶龍
長女）、林獻堂、楊水心、林關關；後排右起林猶
龍（林獻堂次子）、林攀龍（林獻堂長子）、高天成。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〇年）之附圖）

[illegible]

月 春 日 天 時	約 東 仁 納 助 本 重 部 少 科 位 係 用 奉 藏 子
---	---

9 2004年11月 5 23 日 1 2004年11月 1 23 日	姓 名 姓 名	華 安 有 限 公 司	月 份 日 期 年 份
10. Chiu-Liang Hsiao-2-Tung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姓名	林金榮	男	3
職		員	16
職			三
			上
			士
			長

[illegible]

姓名 職 氏名 氏名 氏名	住所 住所 住所 住所 住所	備考 備考 備考 備考 備考
---------------------------	----------------------------	----------------------------

三月十五日，楊水心女士僅寫下五個字就停筆了，之後連續三天的日記都空白，僅填上天氣，至十九日才又寫日記。

